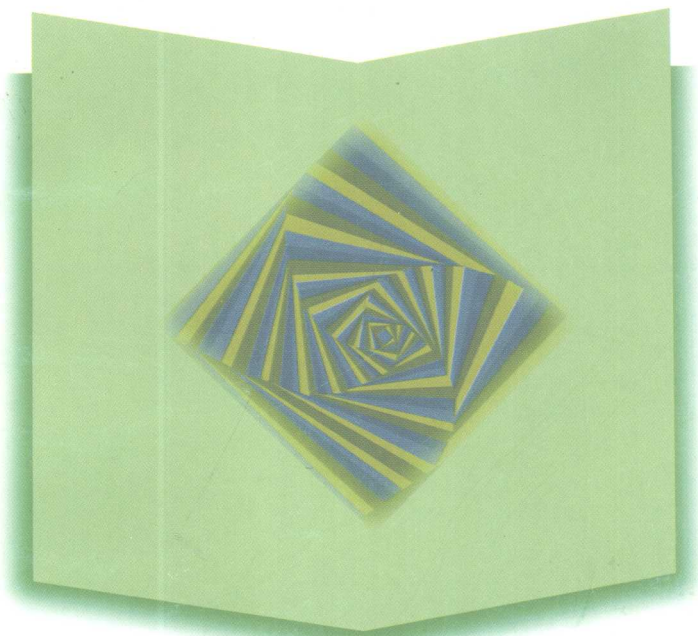


高等学校文科教材

外国文学作品选

第三卷

周煦良主编



上海译文出版社



高等学校文科教材

外国文学作品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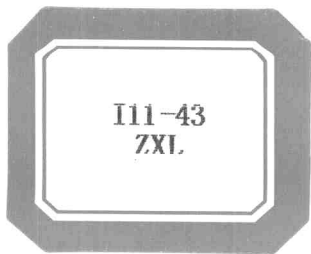
第三卷 近代部分(下)

编选者

周煦良(主编)

朱雯 孙家晋 倪蕊琴

任孟昭 冯增义 金留春



I11-43
ZXL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外国文学作品选.第3卷/周煦良等编.—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10(2007.7重印)
高等学校文科教材
ISBN 978-7-5327-0280-0

I.外... II.周... III.文学-作品综合集-世界-高等
学校-教材 IV.I1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0)第25497号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
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高等学校文科教材
外国文学作品选
第三卷 近代部分(下)
周煦良等编选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23 字数 552,000
1979年10月新1版 2007年7月第30次印刷
印数: 880,901—883,150册
(原上海文艺版)

ISBN 978-7-5327-0280-0/I·140
定 价: 27.00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021-56628900

目 录

第三卷 近代部分(下)

法 国

- 司汤达 《红与黑》(第二部第十三、四十四章) 1
- 巴尔扎克 《高老头》(“两处访问”“初见世面”“父亲的死”片断) 25
- 《歌也妮·葛朗台》(“中产阶级的面目”“家庭的苦难”片断) 50
- 福楼拜 《包法利夫人》(上卷第六、七章,中卷第六章片断) 66
- 波德莱尔 诗选 87
- 巴黎公社诗歌 葛莱蒙《浴血的一周》 99
- 米雪尔《革命失败》 105
- 鲍狄埃《巴黎公社走过这条路》、《巴黎公社社员纪念碑》、《起义者》、《国际歌》 107
- 左 拉 《萌芽》(第五部第四章) 116
- 都 德 《柏林之围》 131
- 莫泊桑 《菲菲小姐》 141

英 国

- 宪章派诗歌 米德《蒸汽王》 156
- 山基《致世界各国工人》 160
- 琼斯《人民之歌》、《庞尼瓦》 162
- 林顿《反对地主主义的真凭实据》 165
- 狄更斯 《奥列佛尔·特维斯脱》(第二、三章片断) 169

《双城记》(“阴影的实质”)	177
萨克雷 《名利场》(第二、十章片断)	197
盖斯凯尔夫人 《玛丽·巴顿》(第六、十六章片断)	216

德 国

维尔特 诗选	242
霍普特曼 《织工们》(第二、四幕片断)	260

丹 麦

安徒生 《皇帝的新装》	279
《丑小鸭》	285

挪 威

易卜生 《玩偶之家》(第一幕、第三幕片断)	296
-----------------------------	-----

保 加 利 亚

保特夫 诗选	331
--------------	-----

俄 国

果戈理 《钦差大臣》(第一幕第一场、第二幕第八场、第五 幕第八场、最后一场片断)	339
《死魂灵》(第二、六、十一章片断)	360
屠格涅夫 《父与子》(第五、六、十章片断)	376
《门槛》	395
车尔尼雪夫斯基 《怎么办?》(第三章第二十九节、第四章 第十六节片断)	398
涅克拉索夫 《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农妇”第三章, “全村宴”第二、四章片断)	414
陀思妥耶夫斯基 《罪与罚》(第五部第四章片断)	438
列夫·托尔斯泰 《战争与和平》(第二卷第三部第一、二、三	

	章,第三卷第二部第三十五章,第三部第十三、十五、十六章,第四卷第三部第十、十一章片断)	457
	《安娜·卡列尼娜》(第一部第十八章,第五部第二十九、三十章,第七部第三十、三十一章片断)	489
	《复活》(第一部第一、二、二十一、二十二章,第二部第六章片断)	512
契诃夫	《装在套子里的人》	536
	《樱桃园》(第二幕片断)	552

美 国

惠特曼	《草叶集》选	506
马克·吐温	《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第二十一、三十一章片断)	579
杰克·伦敦	《马丁·伊登》(第九、四十五章片断)	594

古 巴

马 蒂	《阿布达拉》(第五场)	620
	诗选	625

巴 西

库尼亚	《腹地》(第四章片断)	630
-----	-------------------	-----

印 度

泰戈尔	诗选	655
	《摩诃摩耶》片断	664

日 本

二叶亭四迷	《浮云》(第十一、十二回)	672
-------	---------------------	-----

夏目漱石 《我是猫》片断	690
芥川龙之介 《罗生门》	713
《鼻子》	721

司 汤 达

(1783—1842)

司汤达是法国著名的现实主义作家。他原名马利·亨利·贝尔，生于一个律师家庭，在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下度过童年和少年时期。1796—1799年，他在本城的“中心学校”念书，在雅各宾党人教师的指导下，阅读洛克等哲学家的唯物论著作，学习数学、力学、物理等精密科学以及逻辑、历史等课程，接受启蒙思想，这对他世界观的形成有着一定的影响。“中心学校”毕业后，他到了巴黎，原想投考工艺学校，但由于一个亲戚的介绍，于1800年进入军政部当职员，并随拿破仑大军到了意大利，在军中担任龙骑兵中尉。1801年他辞去军职，在巴黎闲居，研读爱尔维修等唯物主义哲学家的著作。1806年他又回到军队，随帝国大军转战欧洲各地，并以非战斗员身份参加了1812年侵略俄罗斯的战争，目睹莫斯科的大火，也经历了法军从莫斯科的混乱溃退。从作者的自传（《自传纪事》、《自我主义的回忆录》）和有关拿破仑的著作（《拿破仑的一生》、《回忆拿破仑》）中，可以看出他虽然在拿破仑军中，但对拿破仑并不单纯崇拜。

拿破仑失败以后（1814），他结束了军人生活，侨居意大利的米兰，开始写作，用各种不同的笔名发表了《海顿、莫扎特和梅达思泰斯》（1814）、《意大利绘画史》（1817）和《罗马、那不勒斯和佛罗伦萨》（1817）。从上面最后一部作品开始，他采用了司汤达的笔名。在这些著作里，他也谈到当时的社会政治问题，表现了对法国第二次复辟时代贵族、僧侣阶级统治的不满。由于这些著

作，特别是由于他在米兰和从事民族解放的烧炭党过从甚密，以及直接参加了意大利浪漫主义运动，他被迫于1821年离开意大利。

从1821至1830年，司汤达住在巴黎，除发表有关艺术的著作《罗西尼传》(1823)和意大利游记《罗马漫步》(1829)外，先后于1823年和1825年发表了由两个部分组成的论文集《拉辛和莎士比亚》，给他的“浪漫主义”下了一个定义，并提出一套“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这其实就是现实主义艺术原则和积极浪漫主义精神。1827年，他发表了第一部长篇小说《阿尔芒斯》，通过一对青年男女的恋爱悲剧，揭露法国王政复辟时期贵族阶级的没落腐朽。1830年，他的代表作《红与黑》发表，这部小说描写一个平民知识分子为了实现个人野心，对封建贵族和大资产阶级进行报复性的、绝望的反抗，反映了王政复辟时期社会的生活和阶级矛盾，揭露了贵族和教会僧侣的反动。

司汤达对七月革命感到失望，但由于稿酬收入不能维持生活，不得不在当时的政府里谋一职位。他被任命为驻特里亚斯特领事，旋以奥地利政府不同意这项任命，才改任驻祈维塔·威奇亚领事，在那里他一直住到1836年。这个时期，他开始写《吕西安·娄凡》(一名《红与白》)，这是一部没有完成的小说，揭露财阀统治的七月王政时期资产阶级的丑恶面目。

1836年5月，司汤达请假回国，往外省各地作了一次旅行，《一个旅行者的回忆录》(1838)及《法国南方旅行记》(1838)两书就是这次旅行的收获，反映了当时法国各地的社会情况。就在1838年，他用五十二天工夫写成了一部长篇小说《巴马修道院》(1839年出版)，以十八世纪意大利巴马公国为背景，暴露封建专制的罪恶，其中有许多地方影射了七月王朝统治下的法国。1839年发表的《加斯特罗女修道院院长》是一个很出名的中篇小说。这个作品连同1829年以来陆续发表的其他中篇小说。

说(其中特别著名的是《凡尼娜·凡尼尼》，1829)，在作者死后被收在一个总名为《意大利遗事》的集子里。

1839年8月，司汤达回祈维塔·威奇亚任所，开始写他的最后一部小说《拉米埃》，但没有能完成。由于健康情况很差，他于1841年11月请假回巴黎，翌年三月中风逝世。

司汤达是十九世纪现实主义大师之一。他的作品深刻地揭露了法国王政复辟时期尖锐的阶级矛盾，他同情的是当时受压迫和受剥削的平民。他有敏锐的观察力和丰富的生活基础，着重刻划人物性格和内心变化，擅长分析人物的心理活动和个性特点，这些，和小说中所包含的民主、进步的思想，对后代作家都有深刻的影响。

红 与 黑

于连·梭来尔是锯木工场老板的儿子，从小受到父兄的虐待，养成了多疑深思、顽强反抗的性格。由于阅读了拿破仑的英雄事迹和十八世纪启蒙思想家的著作，他热烈向往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平等。他对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十分不满；对中小资产阶级被排挤在政权之外的社会现实，决心进行报复性的反抗。但同时，他又有小资产阶级向上爬的野心和向旧势力妥协的一面，决心“宁愿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也得发财”。他想步拿破仑的后尘，穿上“红”色的将军制服，一跃成为“世界的主人”。可是，在波旁王朝复辟时期，一个平民子弟无法爬上将军的高位；走穿上“黑”道袍的道路，倒有希望做一个年俸十万法郎的大主教。于是，他发愤学习拉丁文，并把拉丁文的全部《圣经》背得滚瓜烂熟。

十九岁那年，于连来到维里耶尔市市长德·米纳家充当

家庭教师。他对自己已经进入的上流社会，感到极端仇恨和恐惧。为了报复市长对他的轻蔑，他决心占有市长夫人。但是，为了实现向上爬的野心，他有时又和现实妥协。在西朗神父的开导下，他理解了他那个时代的“生活的艺术”。他不以上流社会卑鄙庸俗、投机取巧的社会风气为戒，反而把它当作成功的经验加以吸取。他与德·米纳市长夫人的暧昧关系败露以后，被迫离开了维里耶尔，进入勃藏松神学院。

神学院属于第一等级的僧侣社会。这里的一切都阴森恐怖，是座“人间地狱”。于连看出了彼拉尔院长严肃的面孔掩盖着伪善；教士们表面和善、虔敬，而暗中却尔虞我诈，勾心斗角，阴险狠毒。于连并不相信真有天主存在，却能装出比任何人更笃信宗教，他很快学会在他看来都是无聊的宗教仪式；他把彼拉尔院长视为最危险的敌人，但偏要选他做自己的忏悔神父，曲意奉承，百般讨好，结果当上辅导教师，获得大主教的欢心。但由于教派之间的勾心斗角，于连成了替罪羊，被迫离开了神学院，由彼拉尔神父介绍，来到“阴谋和伪善”的中心——巴黎，担任德·拉·莫勒侯爵的秘书。他对贵族社会的荒淫无耻、庸俗虚伪和空洞无聊，极端反感。可是灯红酒绿的花花世界，金碧辉煌的侯爵府邸，又大大触动了他发财致富的野心。他利用自己的特殊记忆力，博取了侯爵的信任，成为“一头美丽的长毛猎犬”。侯爵给他十字勋章，他宣誓“我当遵照给我勋章政府的意志而行动”。他多次受保王党的派遣，冒着生命危险，为反革命复辟会议递送情报。他仍然用自尊和骄傲作为防身武器，竟又赢得了侯爵女儿玛蒂尔德的爱情。侯爵虽然大发雷霆，但由于玛蒂尔德的坚决态度，也不得不默许他们的关系，并且为他捏造了一个德·拉·伟业的贵族私生子家世，又给他

钱财和领地，以及骠骑兵中尉的委任状。正当于连盘算着如何在三十岁上做到司令的美梦时，德·来纳夫人受教会的诱骗，写信揭发了于连和她从前的一段关系。在失望和盛怒之下，于连潜赴教堂，用枪击伤德·来纳夫人，因此以杀人罪被捕入狱。在狱中，于连的头脑才清醒过来，对自己的堕落和道德败坏极为震惊。他要消除良心上的内疚，认为虚伪偷生，不如一死，因此拒绝上诉和一切挽救的机会。在法庭上，于连控诉了封建贵族和大资产阶级不容中小资产阶级与他们平起平坐的罪恶，随即被判处死刑，结束了他充满矛盾的一生。

第二部

第十三章 阴谋

在一个富于想象的人看来，倘若他心里还有一星火苗在燃烧着，这些不相连贯的话语，这些偶然的相遇，都变成了彰明昭著的证据。

席勒

第二天，不料他①又撞见诺拜尔和他妹妹②在一起谈论他。他一出现，这两人便敛声屏气，默不出声，就跟昨天一模一样。他的疑心真是无边无际了。这些体面的年轻人是不是存心捉弄我？应当承认，这总比相信德·拉·莫勒小姐对一个穷秘书发生热情更有可能而且更为合理。首先，这些人难道还会真有热情

① 指于连·梭来尔。

② 指德·拉·莫勒侯爵的女儿玛蒂尔德。

不成？弄虚作假才是他们的真本领。我可怜有几分口才，他们就心怀嫉恨。嫉恨本来也是他们的一个弱点嘛。照这个线索看去，一切一切，无不是清清楚楚的。德·拉·莫勒小姐不过是想叫我相信她对我另眼看待，为了好在她情人面前搬演一番，就是这么一回事。

这种折磨人的猜疑整个儿地改变了于连的心境。随着这个念头出现，他心里又有一股爱情冒出头来，就是猜疑也是摧毁不了这种感情的。不过，这爱情仅仅是建立在玛缔尔德那种罕见的美貌上，或者不如说是建立在她那种皇后似的仪态和令人惊叹的打扮上。关于这一点，于连的确是一个初见世面的犊儿。据说，上流社会的美丽女人最能把一个爬到上等阶级的有才情的乡下人弄得神魂颠倒的。完全可以肯定说，于连在前些日子所梦想的断然不是玛缔尔德的性格。于连神志还清醒，他知道他一点也不了解那种性格。他目前所见到的那一切也仅仅是一个表面罢了。

譬如礼拜日的弥撒，玛缔尔德是无论如何也不肯放弃的；她差不多天天都要陪着母亲前去。如果是在德·拉·莫勒公馆的大客厅里，有谁不知谨慎，忘其所以，竟敢在言笑中触犯——哪怕是稍有半点触犯王室或者教会的利益，不论是实际利益还是设想中的利益，玛缔尔德就一定会拉下脸来，变得严峻无比^①。她的目光本来是那么锋利刺人，这时就会显得十分高傲而且冷酷无情，同这个家族某一位祖先的挂像一模一样。

可是于连却断定玛缔尔德在卧室里总有那么一两本伏尔泰

^① 本书第二部第四章《德·拉·莫勒公馆》有这样的叙述：“……只要不去讥笑上帝、教士、国王、有地位的人、宫廷保护的艺术家，以及当前公认的一切事情；只要不去谈论贝朗瑞、反对派报纸、伏尔泰、卢梭，也不要直言无隐；尤其是不要谈政治；那么，在这里人们就完全可以自由地高谈阔论。”

的哲学性最强的著作在看着。这种装订极为考究的书籍，他自己就是经常偷出几本去饱览一番的。他每一次偷书出去，一定将书架上两旁的书排得松开一点，以便使人无从察觉。这样一来，他立刻发现另外还有人也在阅读伏尔泰。他于是又施用在神学院惯用的伎俩，估计哪些书籍是德·拉·莫勒小姐有兴趣的，他就在那些书上撒一把细鬃毛。这些书果然一连几个礼拜不知去向了。

德·拉·莫勒先生嫌书商总是送来一些假回忆录，很不耐烦，叫于连去把所有带刺激性的新书都给他买来。为了使这种书籍不致流毒全家，这位秘书奉命将这些书加以珍藏密敛，收藏在侯爵私室中一个小小的书橱里。过了不久，正是因为这些书是王室或教会的大敌，就又不翼而飞了。诺拜尔是肯定不会阅读的。

于连过分地夸大了这一番试探考察，他简直认为德·拉·莫勒小姐象马基亚维利一样反复无常、心口不一。从他的眼睛看来，这种罪恶无异也是一种媚惑，几乎成了她精神上唯一迷人的所在。他因为太厌恶虚伪和满口的仁义道德，反而走上了极端。

他这时与其说是受着爱情的主宰，不如说是沉溺到幻想里面去了。

于连先是为德·拉·莫勒小姐的绰约多姿的身材、趣味超俗的装束、细白的手、皎美的双臂、举止的 *disinvoltura*^① 而心动，而后才是发生爱情。最后，他入迷到了这种地步，竟认为她简直就是卡特林娜·梅迪希^②。她的品格，依于连看，是无可比拟

① 意大利文：娴雅大方，神气自若。

② 卡特林娜·梅迪希（1519—1589），法国十六世纪宗教纷争中，以貌美、弄权、设计谋杀而著名的皇后。

的深沉险谲，或者是无可比拟的罪恶深重。这正是他幼年时代羡慕过的马思隆、傅利来和卡司达奈德这一流人的理想人物。总而言之，对于他来说，这无异就是理想的巴黎人物了。

相信巴黎人的性格就象这样深不可测，或者象这样富有罪恶，还有比这种想法更可笑的事吗？

很可能这三样东西^①也是用来戏弄我的吧？于连这样想。于连用一种晦暗而冰冷的目光去回答玛缔尔德投来的眼光。谁要是看不出这种眼色，谁就太不了解他的性格了。受惊的德·拉·莫勒小姐两次三番以友谊的保证去试探，却遭到苦涩的讥诮，被拒之于千里之外。

这位少女的心天生的就是冰冷而且烦躁、敏感而且机巧的，它受到这突如其来的怪事的刺激，反常地发出一种与它本性相反的热狂。不过，在玛缔尔德的性格里，还有更多的骄傲，只要她一感到她得到幸福非依靠他人不可，这种感觉一出现，某种阴惨惨的忧郁无形中也随着滋长起来了。

于连自从到巴黎以来，已经学得不少见识，他能够辨认出：这种忧郁不是由于厌倦而产生的那种既不开花也不结果的忧郁。她过去对晚会，剧院，以及种种消遣，总是那样贪求不已，现在呢，反转过来，她总是回避那一切。

法国人演唱的歌剧，玛缔尔德一向讨厌得要死。可是歌剧的终场，于连却是场场必到的，将它当作一项义务来看待。他注意到：她是尽最大的可能经常让人陪着前来。他相信他看出她有些不顾分寸了，可是完美的分寸本来是她言谈举动当中最有光彩的。她有几次用过分尖刻伤人的戏谑来对待她的那些男朋友。于连认为玛缔尔德简直是在折磨库洼兹诺瓦侯爵。这个青年想必是贪图钱财到了疯狂的地步，要不然为什么不能舍她而

^① 原文是 trio，指所谓巴黎人的性格，以及它的深不可测、富有罪恶的特点。

去，哪怕她是这么有钱！于连这样想。污辱男人的尊严，在他，是不能容忍的，他非常气忿，更加冷冷地对待她。他甚至常常用不礼貌的话顶撞她。

然而玛蒂尔德一再地对于连表示关切，尽管他是抱定宗旨决不上当，有些日子，这些表示的确是太明显了。于连到底不能不睁开眼睛看一看，他看到她是这么美，他因此有好几次被弄得心慌意乱、不知所措。

于连暗自说：上等社会这些青年男女的狡猾和耐性终有一天会战胜我的缺乏经验；我应该及早撒手走开，把这一切了结掉。正巧侯爵前不久将他在下朗格道克地方为数可观的小块分散的地产和房产委托给他掌管。借此到朗格道克旅行一次是理所当然的，德·拉·莫勒先生也曾经勉强同意了。除非是在重大事务方面，于连这时已经成为侯爵的化身了。

于连一头准备出门旅行，一头对自己说：到现在为止，他们竟还没有能把我推下陷阱。德·拉·莫勒小姐把这些先生们着实戏弄了一番，是真的也罢，是为了取得我的信任也罢，我在一旁看得倒真是有趣。

这如果不是存心陷害一个锯木商的儿子，那么德·拉·莫勒小姐就无法理解了，不仅对我是如此，就是对库洼兹诺瓦侯爵也是如此。譬如昨天，她的心情确实不佳，那位跟我的贫穷和我的地位低下恰成对比的又富有、门第又高贵的青年，他竟因我而受到冷落，我看了可真是高兴。这是我一次得意的胜利呵；以后我乘上驿车，奔驰在朗格道克田野上，这仍然会使我高兴得很的。

这一次出行，他是严守秘密的，可是玛蒂尔德那方面，了解得比他自己还要清楚：他将要在明天从巴黎动身，而且要离开一个很长的时期。她推说头痛，说客厅里闷人的空气更让她头痛得厉害。她到花园里去散步了很久。接着，她用尖刻的冷嘲热

讽不停地追击诺拜尔、库洼兹诺瓦侯爵、凯吕斯、德·律兹，还有其他一些在德·拉·莫勒公馆夜宴的青年，一直到把他们都逼走了为止。她可是用一种奇特的眼光望着于连。

于连心里想：这眼光说不定也是在演戏。但是为什么她的呼吸这么急促，为什么又这么心神不定！算了吧！他自言自语地说，我是谁，要我来判断？这里面有着关系到巴黎女人的最了不起、最微妙的东西。这种急促的呼吸几乎都触到了我，她也许在来奥丁娜·费依^①那里专门学过这一手的，她对来奥丁娜·费依又一向是那么爱慕。

最后只剩下他们两人在那里了；显然是无话找话。玛缔尔德这时确实是不幸的，她想到：这不对头！于连对我根本无动于衷。

于连向她告辞了，这时她用力抓住于连的胳膊：

“今天晚上你要收到我一封信，”她对他说，声音是发涩的，说出来的话叫人辨别不清。

这情形当场就把于连感动了。

“我的父亲，”她继续说，“对你的服务有应有的尊重。你明天不许走；去找一个借口去。”她说完就跑开了。

她的身材真是迷人极了。那一双脚，不会有比它们更美的了，她奔出去的那一刻，优美非常，使于连着迷；当她走出去以后，人们猜得出于连紧接着产生的一个念头是什么吗？他被玛缔尔德说“不许”这两个字的命令口吻给刺伤了。路易十五临死的时候，也曾经被他的首席医师用得不当的“不许”二字刺痛过，虽然路易十五并不是一个初见世面的人。

过了一小时，果然有一个仆人给于连送来了一封信；一封宣告爱情的信。

文词并没有太多的矫饰，于连对自己说。他想借着评论来

^① 来奥丁娜·费依，当时的女优。